

现代化
新征程 (七律)

陈建良

恢宏大业目标雄，
过坎爬坡攀顶逢。
一带二城新组合，
五优五起续前功。
千钧担负不言重，
万难不移众志成。
分秒朝朝何敢息，
坚强奋击往前冲。

——作者为县政协主席

永嘉是浙江省首个长寿之乡，在三百里楠溪江两岸，历史上从不缺长寿老人，这张金名片可谓实至名归。《永嘉县志》和《浙江省两贤名录》都记载了后汉甘露年间，在陶公洞修炼的道士傅隐瑞寿高400多岁。清光绪年间的《大若岩志》记载了在陶公洞修炼的道士和尚有寿高115岁的、120岁的、125岁的，还有127岁的宋朝护国禅师太一大和尚。就是在当代，永嘉还有以享年116岁的陈爱香老人为代表的——一大批“活神仙”。2016年底，据县民政局统计，全县百岁以上老人有122位，其中大若岩镇大元下村就有3位。陈菊叶老人就是村里最年长的寿星，今年105岁。平时，老人早睡早起，偶尔还抿点小酒，虽然生活不富足，但有政府每月800元的高龄补贴和村居家养老提供的中晚餐，小日子也算滋润。

今天村里的报账员老潘来办公室说，陈菊叶老人摔倒导致髌骨骨折了。家里送她到医院治疗时，一听住院手术费要三万，而且住院时间在半年以上，老人坚决要求回家，拒绝住院治疗。老人一生养育两个

老人是宝

孙睿

儿子四个女儿，家庭条件都很贫穷，出不起医疗费。我听后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我说：“这钱，你们村里出了吧。村集体每年几百万的收入，都是陶公洞的香火钱。那是善款，用在这里没有错。”老潘说：“村里穷的人很多，怕别人攀比，到时村里解不开。”我强忍心头的火气：“村里的村规民约可以改一下了，百岁老人的救济，村里应出尽出。如果谁要攀比，让他们也活到一百岁时再说。”我知道，大元下村的民风朴实、平和、善良，最后会统一意见的，但病情如火，等不得。把基本情况向县民政刘局长作了汇报，问他能不能突破政策救济老人。刘局长说：“105岁的老人，是永嘉县的宝，我会交待具体科室落实的。”十分钟后，刘局长说：“已联系好医院，所需费用由医保和民政局医中救助直接结算，个人只需承担500多元。而且还给予3000元的临时救助和直接进入低保。”放下电话时，我心里缓了一口气。政府是真的把老人当宝啊。我把好消息告诉了驻村干部和村委会主任，请他们马上把老人送医院接受治疗，以减轻老人的疼痛。村委

主任说：“余下的每月500元由村集体支付，另外再给予一定金额的临时救济。”

老人的伤势也引起了社会的关注，温州附一医骨科陈主任给我发来微信，要求参与会诊。报社的汪记者也说，媒体要持续关注老人伤势的康复。镇政府的工作人员，发起了“轻松筹”，每人都量力而行，表达自己的一份善意。

老人是宝，这是一句口头禅，也是至理名言。永嘉的长寿之乡这张金名片，到底亮不亮，能亮多久，最核心的标准就是百岁老人占有率。支撑这一标准的唯一举措，就是有没有真正做到真正地把老人当作宝贝放进心里。县民政局的刘局长做到了，在十分钟内做出了这样的政策突破，一般人做不到，我要为刘局长的担当点赞。但是，我还在想，政府可不可以做得更加到位点，比如，把陈菊叶老人送到最好的医院，请最好的专家会诊，给予最好的医疗保障和服务。陈菊叶老人只是个例，全县122位百岁老人的生存状况，需要政府尽最大的努力，改善生存环境，让他们老有所靠、老有所乐，不断地创造人类长寿的奇迹。

家有兰香

周永温

每年的夏季，是我家兰花开得最热闹的时候。从6月中旬到9月下旬，几盆兰花次第开放，一阵阵的幽香，弥漫在整个夏季，弥漫在我家一楼大厅与二楼的阳台上。

开花时，每盆兰花有一茎或两茎花萼，每萼都开出十几朵花，花期前后持续一月余，有的一盆花相隔一月再度开花。花期过后，花萼掉落花盆或地面不枯萎，仍然保持新鲜的花型，留有余香。即使不开花的日子，兰花质朴的绿叶也使人赏心悦目。

家里有了兰花，就有了几分雅气。自古以来人们把兰花视为端庄素雅、质朴高洁、坚韧刚毅的人格象征，赋予很多高尚的品质，形成有浓郁中华民族特色的兰文化。孔子曾赞誉“芝兰生幽谷，不以无人而不芳，君子修道立德，不为穷困而改节”，他还称兰称之为“王者之香”。

我家的兰花是我国兰花四大品种之一的建兰，是二十几年前从我父母种植的兰花盆里分植出来的。我父母种植兰花已有很多年。父亲年轻时挑着“脚篮担”离开楠溪江边一个名叫“上泛”的小山村，去平阳郑楼温州师范学院求学。1944年，父亲师范毕业，辗转永嘉山区多地教书育人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一家人落脚瓯北五星。上泛村是楠溪江中上游一个聚族而居的小山村，全村一个姓，都姓周。明朝中叶，先祖汝鉴太公自东皋的上湾村迁居上泛繁衍生息，至今已有五百多年的历史。村里族人一直以来都以我父亲引为自豪，父亲是民国以来村里第一位走出小山村的知识分子。离开老家几十年后，族人还没有忘记我父亲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，农村改革，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，村里给在外地工作的族人每人分了一块山林地，意为不忘家山，常回家看看。这块山地林木茂密，山草丛生。一年盛夏，父亲回老家上山察看，山风吹来，一阵清香，父亲发现林地里一蓬兰花草，其时花繁叶茂，其叶浓绿挺拔，像一把把直指蓝天的利剑，是楠溪江山区常见的建兰。父亲就将这蓬兰花连根挖起，带回瓯北家中，移植在一只半旧的瓦缸里，是为“下山兰”。在父母亲的精心打理下，这盆充满山野气息的“下山兰”生机盎然，分蘖出好几盆二代兰。这就是我家兰花的来历。

野生兰花生命力顽强。它可以在山野中任何地方生长，只要遮荫、通风，有水的滋养，无论是树阴底下，还是荆棘丛生的乱石岗中，甚至云雾缭绕的悬崖峭壁石

缝之中，兰草都能经受得住风摧雨打、霜欺雪压。兰花喜欢群生，合群相处，有强烈的团队意识，一枚兰蒜包含数百万、甚至数千万粒兰花种子。兰蒜成熟后，会自动裂开，它的种子随风飘至周边区域自然繁殖，所以在山野中只要找到一棵兰花，周边就有可能找到伴生的兰花。

家养兰花就多了几分娇气。兰花喜阴怕晒，喜温暖湿润，忌干燥酷热。养兰环境必须空气新鲜、流通，浇花用水必须干净，连自来水也要行经曝晒，以化解水中的氯气。使用的肥料，必须藏三年以上，等无气味后，方可用大量的清水稀释再浇，且不可多浇。养兰盆具必须上下通气，单株兰草是不会开花的，三株以上兰草才能开花，所以分植时要将连根的三株兰草一起栽种。我家的兰花，现在已繁衍到第三代、第四代。

家养兰花，全靠人工培植。兰草长期养尊处优，也会产生严重的依赖性，衰减了它原有与大自然顽强抗争的拼搏精神。我开始担心，一旦什么时候疏于管理，或管理不得法，或哪一天失去了管理能力，将会前功尽弃。

近来，我阅读古人抒写兰花的大量诗词歌赋，唯独喜欢明代画家陈汝言的

《兰》诗曰：

兰生深山中，馥馥吐幽香。
偶为世人赏，移之置高堂。
雨露失天时，根株离本乡。
虽承爱护力，长养非其方。
冬寒霜雪零，绿叶恐雕伤。
何如在林壑，时至还自芳。

这首诗明白易懂，完全契合我此时的心情。诗中说，家养兰花虽然承受主人的“爱护力”，但长期呵护不是办法，这样养尊处优反而会伤害了兰花，失去了它的本性，还不如让它在山林中自由生长、与大自然拼搏，不用你去管它，也不用你担心，到时候它自然会“馥馥吐幽香”。

作为原在大山深处、溪涧岸边群生的植物，即使走进寻常百姓家，其文化的底蕴仍然在山中。几年前受天价兰花诱惑，全国掀起一波又一波上山拉网式搜兰活动，全国的野生兰花资源几近枯竭。此时，我竟萌生出护送我家的兰花重回家山的念头，让它回归山野，回归自然，回归根本。

古人言，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，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。

人是需要有忧患意识的，需要不断地去拼搏、去努力，兰花也是一样。

蛇

王祖远

读小学的时候，常到一条两边杂草丛生的小溪流末端较宽广的水塘摸蚬，有时会有蛇从草丛中游过，游进水里。因为人多，而且蛇也似乎怕人，游得很快，所以并不觉得害怕。有一次我用篾条往水底烂泥一铲，铲起了水、泥土、蚬，还有一条“鳊鱼”不停晃动，正高兴地伸手要去抓起放进袋子里，旁边的阿全却拍打我的手说：“那不是鳊鱼，是蛇。快丢掉。”吓得我赶紧放掉。而摸蚬的日子，也因为有一次阿碧真的被蛇咬了一口，虽然似乎是无毒的，阿碧后来也没什么事，不过大家都不敢再去了。

但是，这一生似乎跟蛇相当有缘。

那时候因为贫穷，住的房子屋顶盖稻草，每到稻子收成或暴雨季节，就要在屋顶加稻草，或是用石头压住稻草。很奇怪，竟然会有蛇爬上去，而且它们还常常很“不小心”。有时候，晚上我就着灯火看书，突然听到“咻”的一声，转头一看，蛇就从屋顶掉落地上，最少都有一二尺长，吓

得我起鸡皮疙瘩。母亲却都及时出现，手上拿着扫把，嘴里念念有词，好像是说：土地公啊，请把您的儿子带走，不要吓了孩子。然后用扫把赶蛇。奇怪的是蛇居然很听话，乖乖地顺着扫把的拨弄，爬到门口，爬出户外，然后消失不见了。同样的戏码，一年总有三五次上演。问母亲为什么不把蛇打死，妈说，那都是草花蛇，是土地公喂养的，不可随便杀生，何况，它又不会咬人。

后来，我到乡下教书。去往学校的路，一边是高山，一边是深谷。夏季，常常走着走着，突然“咻”一声，有东西从山上掉下来，是蛇！它先审视一下周围，然后就往深谷爬，很快就不见了。走那条路，我大概被吓了五六次，不过“习惯成自然”，开始还会怕怕，后来就镇定了，还会停下来看它爬往哪里去。

倒是在山里，借住的是土坯房，底下是用木头垫高的。有一天，不经意间从空隙往里面看，赫然发现有好几条蛇盘踞

着，好像都是蝮蛇。我吓得魂飞魄散，找来主人，他竟说，不要紧，没什么，在山地这是常有的。他说这些蛇都不会乱爬，也不会咬人，不用怕。他还带我去看别的房子，真的，好几个地方都一样，都有蛇盘踞。我却越看越觉得头皮发麻，此后没睡过一个安稳觉。暑假一到，赶紧申请调校。然而，不管山区或平原，蛇，似乎无所不在。

我现在住的房子，小铁门底下留有小片空隙，进去是车库，走上一个阶梯，才能进门。有一天竟然有一条约一尺长的小花蛇，从外面门缝里，摇摇摆摆地爬了进来，顺着墙壁，一直往里爬，眼见就要上阶梯进大门了。想到母亲的话：草花蛇是土地公养的。我拿来扫把，拨转它的头，慢慢地赶出门，然后赶进旁边的干水沟去。无独有偶，第二天竟然又出现一条同样约一尺长的小蛇，也是摇摇晃晃地从门缝爬进来，不同的是，它全身都是红色的。我照样用扫把把它赶进路边的水沟。事后

才后悔，应该用老鼠笼抓它，送往特有生物中心，请他们鉴定是什么蛇才对。不过此后，我家附近再也不见蛇的踪迹了。

倒是在田里，又遇到了蛇。说是田，其实是果园，我在那里种些水果和爬藤瓜类。一天，我到一棵白柚树下休息，猛一抬头，见一条白蛇正盘踞在树上，还吐着信子呢。吓得我飞奔到附近请人帮忙“抓蛇”，不过，当人来到时，却已不见白蛇踪迹，找遍附近也没有，害我成为“放羊的孩子”。

几天后的一个早上，又到那棵白柚附近时，赫然又见一条白蛇，足足有两三尺长，从白柚那边，无视得爬着，爬过地瓜叶，爬过南瓜丛，还停顿一会儿，再爬过田中的植物。我呆呆的站着、看着，看它横过我的田地，然后爬进旁边别人的田地，然后消失不见了。

也怪，此后在田里，再也见没见过蛇的踪迹了。